



●西漢鑲金銅馬見證絲綢之路繁盛。



●唐鑲金海獸水波紋銀碗融合中西工藝技法。



●唐三彩胡人角杯



●北宋范氏家族墓地出土的文房用品，體現了「循古禮為倡」的學以致用。



●「漢代第一璧」雙身夔龍紋玉璧

從「遠古微笑」到絲路遺珍展文化長卷

《陝耀中華》特展以文物貫通歷史

「漢代第一璧」凝聚古人匠心

放大鏡

西漢時期，「君子無故，玉不去身」的儒家觀念深入人心，因而玉不僅被視為德行的化身，更成為身份與地位的象徵，皇室貴族都喜歡使用瑩澤溫潤的玉器製品。此次展覽展出的西漢「雙身夔龍紋玉璧」，是目前考古發現體量最大的有紋玉璧，堪稱「漢代第一璧」。

這件玉璧為青綠色，玉質溫潤，表面有黃褐色沁。「一首雙身」的夔龍構圖，源於將動物立體身形由中間剖半、攤開為左右對稱的平面圖形，是漢代玉雕藝術的經典手法。器面紋飾分2區，外區為4組龍風紋、4組雙身夔龍紋，龍尾化身為風鳥填，內區為暗蒲格減地谷紋，兩區間以鈎索紋間隔，古樸典雅，高貴厚重。

新石器時代陶塑人面像——來自遠古的微笑。

漢代玉高足杯或為皇帝承露杯。

唐伎樂紋八稜金杯

舊石器時代手斧、西周青銅迷盤、秦始皇兵馬俑、西漢鑲金銅馬、唐三彩駱駝……作為內地近年來難得一見的通史大展，《陝耀中華》大型原創主題展覽日前在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正式開展。該展覽匯聚陝西全省19家文博單位的190件珍貴文物，從史前星火到周禮秦制，從漢唐氣象到時代新章，再到新時代科技考古，用陝西文物講述中國百萬年人類史、一萬年文化史、五千年文明史，不僅實證了中華文明由多元走向一體的歷史邏輯，更呈現出一幅跨越萬年的文化長卷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

陝西是中華民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，《陝耀中華》展覽聚焦「中華文明突出特性」，以「百件文物」為敘事載體，分為「根與源」「天與人」「通與融」「新與續」四大篇章。特別是在敘事方式上，展覽突破「器物分類」式陳列的傳統框架，以文明演進與精神傳承為邏輯主線。通過器物與制度、藝術與精神的多維對話，輔以數字化展示與互動體驗，深度解讀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和文化內核，使觀眾得以從文物之形感受文明之意。

療癒的「微笑版」陶人面

彎彎的月牙眼、時尚的耳洞、笑得「合不攏」的嘴巴。在展的出眾多文物中，超萌「微笑版」陶塑人面像頗為引人關注。據介紹，這件文物出土於陝西渭南蔣家遺址，這裏曾是一處面積較大的仰韶時期聚落。

這件陶塑人面像殘寬14厘米，殘高12.5厘米，為泥質紅陶。其加工精緻，頭頂飽滿，兩眼鏤空月牙形，鼻樑貼塑挺直。口部鏤空微張，嘴角上揚呈微笑狀，似在翕動述說，又似十分開心，雙耳耳垂下方有穿孔耳洞。據分析考證，這也是迄今發現仰韶文化時期器型最大的頭塑，展現出史前先民們高超的製作技藝和精湛的藝術表現力。

「這個穿越時空的溫暖微笑，太治癒了。」有遊客參觀後表示，從遠古傳遞來的笑容和歡樂，讓人瞬間忘記所有的煩惱。「這位先民的笑容甜美、純真，可能是那天狩獵成果豐碩，也可能是有了新衣，或者是成家了，太多太多的猜想。」這位遊客感嘆道，時隔近6,000年，依然還能感受到他發自內心的歡喜。「讓我們都和他一樣，用心感受生活的每一份美好。」

此外，與陶塑人面像同場展出的石峽遺址石質建築構件，亦同樣引人關注。據悉，位於陝西榆林的石峽遺址，是中國目前發現的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規模最大的城址。這一時期，中國進入了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階段。這件石雕製作精美，體現了石峽先民的精神寄託。這種深邃而系統的精神信仰，再加上結構複雜而完備的聚落體系、發達的玉器文化，將中國北方早期國家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有力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。

青銅迷盤附多字銘文

陝西寶雞是中國歷史上周秦王朝的發祥地，也是禮樂文明的源頭，截至目前這裏累計出土商周青銅器2萬餘件，其中帶有銘文者700餘件，被譽為「青銅器之鄉」。

據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陳列展覽部主任郭晶介紹，此次展出的西周青銅迷盤，通高20.4厘米，重18.5公斤，製作十分精美，被譽為「青銅史書」。迷盤除了青銅器本身的文物價值，它還有更多的歷史和文化價值。其上共有372字銘文，通過記述單氏家族8代人輔佐12代周王的史實，印證《史記·周本紀》王世序列，也終結了史家千年紛爭。家族榮辱與王朝興衰融於一盤，開創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之先聲，也為後世家國情懷樹立了不朽典範。

文物見證絲路繁盛

西漢建立後，大一統的國家開始進入強盛時期，特別是張騫「鑿空」西域，不僅打通了陸上絲綢之路，更開啟了東西方物產及文化的深度交融。以汗血寶馬為代表的西域寶馬，體型健美，兼具驚人的速度與耐力，牠們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原，被漢代帝王視為「天馬」。展覽展出的西漢鑲金銅馬，便是以汗血寶馬為原型縮比例製作的。

鑲金銅馬高62厘米

●隋代酒神駱駝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。

米，重26千克，昂首翹尾，四腿直立，體態矯健，頭部造型尤為生動，完美融合了寫實與象徵的雙重特質，整體展現出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氣質。這也是迄今唯一一件經科學發掘的大宛馬鑲金銅造像，不僅反映了漢代金屬工藝製造的高超水平，更是實證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代表性器物。

同為絲路見證的還有隋代酒神駱駝。這件文物出土於西安市長安區，駱駝上的圖像以希臘酒神狄俄尼索斯為原型，既包含希臘、羅馬藝術中的酒神崇拜母題，又在東傳過程中融入了巴克特里亞、犍陀羅、薩爾波斯、粟特等文化因素，並在隋代大興城完成了本土製作，是絲綢之路上跨越千年、綿亘萬里、融匯多元文化的實物例證。

到了唐代，絲綢之路臻於繁盛，長安城萬國來朝，來自中亞粟特、西亞波斯及大食的商人，在將絲綢等物輸往西方的同時，也把金銀器、玻璃器等奢侈品帶入中原。此次展覽展出的唐伎樂紋八稜金杯和唐鑲金海獸水波紋銀碗，便是這段交流的實證。

據介紹，粟特金銀器典型特徵為杯身多呈八稜或圓腹，飾以聯珠紋、葡萄紋或狩獵場景，器柄常帶指墊或環狀設計。唐伎樂紋八稜金杯出土於西安市南郊何家村，金杯高6.4厘米，杯體呈八稜形，八位手執樂器的樂工分布於八個稜面，樂伎的服飾和髮式不具唐代風尚，卻有粟特之風。而鑲金海獸水波紋銀碗高3.6厘米，腹部揲模14條曲線水波瓣並鑿刻飛禽、走獸、花草及山嶽紋樣，內底中心鑿刻鑲金海獸，融合中西工藝技法。

有專家表示，唐代時，域外器物的傳入，促使本土工匠在借鑒的基礎上加以模仿、改造與創新，不斷推動製作工藝的發展，最終形成兼具中西特色、融合共生的器物體系。而這兩件器物，或正是因此而來。

看陝西昌盛文風

自宋以降，陝西文風昌盛，士人精研典籍、賡續文脈，留存下燦然可觀的文化遺產。關學於此勃興，既鑄就「家國天下」的博大胸襟，亦涵養「經世致用」的務實精神。

橫渠四句在周秦故土長明不熄，「藍田四呂」等士人以古鑒今，將「禮」從廟堂儀式化為日用準則，在耕讀傳家中重植秩序根基。清代承前制，摹古出新，正是這般賡續堅守，使中華文明歷久彌新。

展覽展出的套北宋文房用品，出土於西安北里王北宋范氏家族墓地。該家族范祥之子范育為張載門生，喪葬理念體現了關學「循古禮為倡」的學以致用。硯滴、紙鎮、硯台、墨等文房用品造型簡潔清雅，正是北宋士人崇文尚古、清雅秀麗審美風尚的生動寫照。



●展覽現場 主辦方供圖

L'ECOLE 辦展 匯聚 120 件珍貴珊瑚珠寶及標本

時值盛夏，L'ECOLE珠寶藝術學院香港分校呈獻《深淵藏珍》展覽，聚焦珠寶史上最神秘且瑰麗的材質之一——珍貴珊瑚。展覽正於K11 MUSEA舉行，至10月11日結束，匯聚約120件珊瑚珠寶創作及珍罕標本，為學院香港分校歷來最大規模的展覽。

據悉，成立於2012年的L'ECOLE珠寶藝術學院，由高級珠寶世家Van Cleef & Arpels梵克雅寶支持創立，於全球舉辦巡迴課程與展覽。是次展覽由L'ECOLE珠寶藝術學院亞太區董事總經理兼寶石學家Olivier Segura、

L'ECOLE講師兼寶石學家李德恩，以及L'ECOLE講師兼珠寶藝術史學家Mathilde Berger-Rondouin共同策劃，並由寶石學家、世界珠寶聯合會珊瑚委員會副主席Rui Galopim de Carvalho擔任科學顧問，策展團隊從生物結構、工藝技術及文化象徵三個層面，梳理珍貴珊瑚在不同時代與地域中的角色轉變。

今次展覽場內展出約120件展品，涵蓋珠寶、雕塑、藝術品及珍罕天然標本，來自多個國際頂尖收藏機構及私人收藏，包括珊瑚

博物館——利維里諾收藏、綺麗珊瑚博物館、Faerber珍藏、Van Cleef & Arpels梵克雅寶典藏、卡地亞典藏系列、夢蝶軒藏品、巴黎華雅古董珠寶及兩依藏博物館等。透過珠寶、雕塑與自然標本並置展示，勾勒珊瑚在自然與人文世界中的生命軌跡。

展品呈現方面，主辦方在尊重歷史藏品脆弱性的前提下設置互動體驗元素，讓參觀者可觸摸教學材料及工藝工具，透過感官學習理解珊瑚加工過程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